小腆紀年

小腆紀年坿攷卷第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鼒撰

秋七月丙戌朔明祀高皇帝以下於奉先殿以崇禎帝后祔祭

明吏科給事中章正宸疏陳時事

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遊體仁招之不往改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忤座主首輔周延儒謫編管均州事詳紀傳甲申三月太常吳麟徵遷掌科薦以自代命甫下而京師陷偕劉宗周號哭荷戈趣浙撫黃鳴駿發兵出師鳴駿謝之乃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為更難當事者泄

泄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吏錫鞶矣不聞獻馘武臣私鬬矣不聞公戰老成引遁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今惟有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結營寨殺僞官為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申討是靡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四鎮渡河聯絡河北山東諸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路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宜縞素誓師駐蹕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今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頻興議者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

待之宜嚴敕諸大臣速籌爾車徒某某鎮額某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遠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幾費選爾將帥某堪監某某堪分閫審爾形勢某地建鎮某地設堡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干戈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大矣不患無人臣未見張岳韓劉之傑不應運而出也攷曰南畧載此爲七月初二日丁亥疏又疏陳銓政一名器宜愼葺金錢營甯免瓜李之誚一職掌宜專用人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舉者有徑行奏討者冢臣所執幾何一封疆宜肅不斬誤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一廢官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欒欒起廢不自靜聽豈不聞律有罷吏不入國門之禁攷曰此疏見聖安本紀[illegible]錄既

而馬士英謀以中旨起阮大鋮先內傳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正宸封還詔書以有譽雖賢而傳陞之弊必不可啓旋安遠侯柳祚昌受士英旨薦大鋮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尚挂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放臣歸里正宸清嚴方正為清流所倚賴同官沈允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也士英輩忌之甚轉為大理寺丞實奪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乞假歸

徐鼒曰蕺山先生之開講也格菴首從之顧生平不甚講學曰力行不在口說也味格菴之言而當日之聚徒開講爭門戶事標榜盡其所不屑為矣正以律身忠以事上

爲利疚不爲威怵古之遺直此其選歟

明建甯知縣蔣芬自請勤王 攷日甲乙史載此爲初二日丁亥事

芬捐貲造火器募勇士朱千斤劉鐵背等三請勤王其詞曰幸而迅掃狂氛社稷之福否則斷脰決腹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亦無負三十年讀書之心聞者壯之巡按陸清源以聞時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捐餉募兵入衛而廷臣泄泄不以爲意

徐鼒曰特書何嘉之也何嘉乎爾當日之勲戚世臣封疆大吏厝火不戒處堂自嬉芬以小臣而伏闕請纓功雖無成志則可嘉矣故書之以愧當日諸臣也

戊子明追上福恭王及妃姚氏神宗妃鄭氏尊號
恭王爲貞純肅哲聖敬仁懿恭皇帝妃姚氏爲孝誠端惠
慈順貞穆皇太后神廟鄭貴妃爲孝甯溫穆莊惠慈懿憲
天裕聖太皇太后
明遙尊母妃鄒氏爲太后追號故妃黃氏李氏爲后
鄒氏本京師人爲福恭王次妃王之生母也王走衛輝與
母相失即位後遣迎未至遙尊爲恪貞仁壽皇太后王元
妃黃氏繼妃李氏皆早逝追諡黃妃曰孝哲懿莊溫貞仁
靖皇后李妃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明年三月童妃
獄後更上黃妃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
后封妃戚黃九鼎爲維中伯

明追上懿文太子建文帝景泰帝謚號

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謚曰興宗孝康皇帝妃常氏曰孝康皇后追上建文帝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純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后馬氏曰孝愍温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追尊恭仁康定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徐乾曰按廟謚舊典代宗卽世宗明有世宗矣而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顧炎武曰當南京新立邦典繁多禮部尚書顧錫疇素不考古一切謚號聽其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謚冊一頒天下用爲譏笑

閻若璩嘗私質之遺臣李清答語與炎武說同附志之告
議禮者焉
庚寅明以左懋第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
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奉使於我
大清
高宏圖奏北使事宜一於天壽山特立園陵改葬梓宮一
割山海關外地一歲幣以十萬為率一國書宜如古可汗
之稱一使禮宜遵會典不應屈膝以致辱命時議遣使而
難其人懋第以母喪請終制不許因請使北詔加是職與
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少卿兼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偕往
紹愉崇禎時與陳新甲通款事於我

爲慫第劾罷者也慫第疏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
東宮二王蹤跡誼不敢辭但經理通和兩事也如欲用臣
經理則乞命洪範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
拾山東以待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
而罷紹愉勿遣皆不許臨行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願
以辭闕之身效一言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
復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爲念瞻高皇
之弓劍則念成祖列宗之陵寢見有離黍之傷撫江左之
遺民則念河北山東之版圖不免陸沈之禍更望嚴諭諸
臣聯屬生焉勿以臣北行爲和議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
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

而安又言先帝殉難臣少由諫諍臣少也遠如幽燕之地勿以在遠而忘近如汲眞之流勿以逆耳而棄衆避其言齎金千兩銀十萬兩幣數萬端吏卒三千人護行時史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其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無留以故所至山東豪傑稽首願效驅策者皆不敢用懋遣而已八月渡河次滄州聞吳三桂已改封平西王乃遣使以策命先投三桂約來意三桂不發書繳册上攝政王王怒十月至張家灣令以百人入授四夷館洪範無言懋第曰是以屬國見待也爭之再四乃改鴻臚寺且遣官騎迎之建旄乘車肅隊而入懋第斬縗入經迎者訝曰吉禮也而凶服將之可乎懋第曰國喪也並有卅喪國

喪臣所同毋喪所獨也迎者不能詰十四日戊辰我內院大學士剛林至戎服佩刀坐堂上責朝見懋第欲以客禮反覆折辨聲色俱厲索國書不答以所齎金幣及陵工之犒先之時我

朝初定中原中朝故事猶未深晰所往復辨論者皆諸降臣之指而懋第慷慨不撓剛林嘆曰此中國奇男子也厚爲客禮待之懋第旣不得謁陵乃陳太牢於寺厲率將士衰服三日哭攝政王聞而益重之

臣鼐曰烏程温睿臨曰江南雖立敗亡之餘耳而我

朝應天順人將相之豫和士馬之強盛甲兵之堅利駸駸乎有席捲囊括之勢爲江南計者重兵固守河淮而遣智辨之

士卑詞納款願爲我
朝輸歲幣畫大河爲界降臣家屬之在城者厚予賑撫以繫其
心毋令進說內戕猶恐未必聽從也而乃晏然自大執承
平故事而又佐以陰奸悖逆之陳洪範是知不屈膝之爲
不辱命而不知啓釁之爲敗國也臣竊以爲其說殊不然
是時闖獻尙稽
天誅燕齊多梗
王化使江南得賢令主用賢去奸和輯將士則淮上四鎭不皆
棘門霸上之軍江左義兵覓於新野下江之衆君臣寢室
之薪臣鼓中流之楫縱無望燕雲之大業亦可支琅琊之
偏安計不出此而欲卑詞納款以緩

王師則鼎臣奉使何解臥榻之言錢俶稱臣已入汴梁之邸徒蹈滅國人奴之辱無救厓門覆舟之亡至謂撫郵降臣以冀其不進說內戕則吳三桂之冊封洪文襄之壇祭曷嘗動其廉頗用趙之心而爲不狃全尊之計哉謬說徒滋無足論已

明命總兵金聲桓駐防揚州

聲桓字虎臣遼東人初爲總兵黃龍裨將與

王師戰於旅順龍敗死聲桓家口被俘脫身走入關投左良玉軍積功至都督同知總兵官是年春路振飛謂將防河聲桓國練兩淮間得衆數萬史可法請之從征已命駐防揚州

明定守護鳳陵兵。

定戍兵五千人

明以六等定從逆諸臣罪

是時成國勳衛宋元臣自言雜擔夫出京御史汪承詔自言拒偽政府點用侍郎吳履中巡撫郭景昌亦紛紛自理行宮前章奏雜投詹事項煜於王之即位也混入朝班於是通政司劉士楨請嚴封駁參治之令令北歸諸臣靜聽朝廷處分不得紛然奏辨會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鋮大鋮憤甚見從逆諸臣有附會淸流者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與之對以李自成偽國號曰順也士英因上疏曰搢紳之貪橫無恥至先帝末年而已極結黨行私招權納賄

以致國事敗壞禍及宗社闖賊入都之日死忠者寥寥降
賊者強半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號正人君子之流如科
臣光時亨力阻南遷之議而身先迎賊龔鼎孳降賊後每
語人以小妾不肯爲辭其他逆臣不可枚舉臺省不糾彈
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更有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鍾
勸進未已復上書勸賊早定江南寄書其子稱賊爲新主
盛誇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東南親友昨臣病
中東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勸進表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
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先帝梓宮之前揚揚得意竟不
下馬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魏忠賢
門下走狗鍾又爲闖賊之臣梟獍萃於一門逆惡種於前

世臣按律謀危社稷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以爲臣民之戒今其胞兄周銓倘厠衣冠之列堂弟周鑣儼然簡清之署均當連坐以清逆黨其餘從賊諸臣分別定罪庶國法伸而人心儆於新政不無小補矣於是三法司倣唐制以六等定罪其大逆凌遲處死者五條凡從賊攻陷京師及爲賊毀宗社易門榜者凡倡率勸進及爲賊草僞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三品以上大臣從賊受僞命而親信用事者凡文武封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京堂科道部屬等官爲賊畫策規取地方者以上加本犯不歸歸而又逃悉收繫其妻子籍沒其家產其斬決不待時者三條凡四品京堂及翰詹科道受賊僞命居要地比

原職加崇者凡方面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聞變先逃者其殺者六條凡獻王帛獻子女以媚賊求免者凡內外衙門官僅受偽命者凡任巡方及布按三司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遇變而逃者凡被賊拷掠不能自決仍受偽命者凡受偽命而爲賊疎遠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管屯管河権關督餉等官雖無封疆之守而棄職潛逃者其流者二條凡內閣重臣及部院等三品以上詹事翰林五品以上卽不從賊而偷生潛逃者凡既受偽命復自疎遠見賊未敗而脫身南還者以上斬殺流共十二則如各犯認罪自投擬減本罪一等如沉跡潛形畫謀叵測照本罪加一等仍收禁其親屬其徙者二條凡偽者仍

選卽無官守卽未受僞命而浮沉賊中賊奔乃還者凡遁
賊變爲賊脅留而未受僞官者其杖者一條凡爲賊所拘
未受僞官而乘間先歸者王曰北都淪喪帝后升遐巷戰
死節者遂無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賊爲之指斥先帝
規廾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其叙罪以上法司行撫按
官逮解來京候訊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訊處具奏共有
身雖陷賊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
爲內應克立大功或爲內間效忠本朝者仍從優陞賞不
用此例尋刑部尚書解學龍定一等應磔者宋企郊牛金
星張嶙然曹欽程李振聲喻上猷黎志陞陸之祺高翔漢
楊王休劉世芳等十一人也二等應斬決者光時亨鞏焴

周鍾方允昌等四人也三等應徵者陳名夏楊枝起廖國遴王承曾原毓宗何孕光項煜等七人也四等應流者王孫蕙梁兆陽錢位坤侯恂王秉鑑陳羽白申芝芳金汝礪黃繼祖楊廷鑑劉大鞏郭爲象裴希度張懋爵吳達等十五人也五等應徒者宋學顯沈元龍方拱乾黎沉呂兆龍傅振鐸吳剛思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等十人也六等應杖者潘同春吳泰來張琦王于曜周壽明向列星李栩徐家麟等八人也自徵以下聽贖侯定奪者何瑞徵楊觀光張若麒方大猷黨崇雅熊文舉葉初春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劉昌涂必泓張鳴駿薛所蘊趙京仕高爾儼衛周祚黃紀張襄等十九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翁元益郭充曾梟

吳爾壎史可程王自超白允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穎攷日亦作趙頻又作趙穎劉廷琮侯佐左懋泰吳之琦鄒明魁許作梅龔懋熙王顯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允等二十八人也士英擬旨云周鍾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汚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議明年正月學龍擬周鍾光時亨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議時馬阮必欲殺周鍾而學龍欲緩其死乃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士英怒之大鋮嗾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証學龍曲庇行私削學龍籍然馬阮報復爲事

褒誅任意方以智以無罪見逮（阮曰南畧甲申八月二十七日御史王孫蕃奏方以智自稱臣節復撰僞書以亂是非命逮以智）方拱乾以特旨免罪李逢申以掠死受卹（阮曰南畧十二月二十日受僞命李逢申贈太僕寺卿鼒按諸書逢申乃掠死）惟向附東林者不得免焉

徐鼒曰爰書所據得之傳聞原馬阮之意不過藉以快恩仇制黨人立威自重非爲國家明正典刑也何足書且從逆姓名前已敘列之茲錄其案不已贅乎曰此春秋欲蓋彌彰之義也夫賊檜巨奸能拒邦昌之僞命子雲賢者亦汚新莽之大夫一事衡人詎成定論然名節至重君子謹之存彼竹刑昭茲鼎鑄此傳鼎銓張家玉諸人所由泣血搥心而悔之不及者也

明加河南義勇劉洪起李際遇總兵官攷日聖安本紀南畧並云七月初九日事

崇禎間河南羣盜起劉洪起者西平鹽徒與其弟洪超洪道及諸劉之洪勛洪禮者結寨自保嘗夜遣人入賊營取其馬賊憚之呼爲劉扁頭官權授爲西平都司奉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捕泌陽盜郭三海之黨張五平侯鸞誅之與汝甯沈萬登封李際遇並雄河南羣寨間沈萬登貞陽大俠也七年甲戌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衆應之稱順義王之友等尋破滅萬登乃請降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不應童子試而以飲食結交礦徒有陳金斗者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際遇信之乘旱荒以倡亂官軍擒金斗並際遇妻子殺之際遇乘馬走脫與于大忠等各結

土寨際遇踞登封之玉寨大忠踞嵩之屏風寨大忠凶慘
而際遇差平善以故鄰寨多歸之崇禎十五年壬午李自
成陷汝甯授沈萬登爲僞威武大將軍萬登不受而與洪
起等謀收復鳳督馬士英承制命爲副總兵自成旣連陷
河南州郡際遇等請降而洪起兄弟獨不可洪超洪道留
守寨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求救於左良玉棘刺破足不
知痛十六年二月洪起在西平數與老回回戰誅汝州僞
官土寇趙發吾等歸之有衆十萬以忠勇稱而際遇亦殺
僞官自効崇禎帝下詔褒獎自成在襄陽命一隻虎出河
南掠袁時中大置僞官僞防禦使金有章虐於汝州萬登
計誘之併僞汝甯府尹鄧璉等磔於市太監盧九德以聞

得旨優敘當是時自成圍李際遇於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潼關圍乃解諸將亦莫能出兵助督師戰而以其間完守入保十七年甲申春沈萬登之中軍王民表殺洪起弟洪禮而擄其金洪起稱兵復仇合其黨郭黃臉金皐趙發吾以圍萬登於汝州汝人糧糗牛馬供盡掘野草煮瓦松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朱明（按日後改名潛夫）爲兩家議和萬登顧不從五月朔城破洪起執萬登並其黨磔之乃自稱左平南麾下副將軍南至楚潁北抵大河無不奉約束六月自成僞權將軍袁宗第鬭洪起破汝自德安馳而至洪起棄城復走左良玉軍宗第踞城五日移營入陝西洪起乃自楚歸擒南陽開封諸僞官傳送南都詔加

際遇洪起總兵官潛夫巡按御史潛夫以諸將中惟洪起最効忠請予掛將軍印不許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宮保州縣以下聽署用郎汝甯御史公署爲帥府設桀戟旌旗焉

明定京營如舊制

依北都舊制爲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以團練總兵官六人分統之杜宏域楊御蕃牟文綬各統一營至五營卞啓光賞國甯胡文若各統六營至十營

戊戌明爲士英乞休不允

明劉澤清疏訐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

宗周被召在道連疏請告不得命乃抗疏劾馬士英曰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

銜世蔭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佟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臣襄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諉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傲則亦恃士英朋翼也劉黃諸將各有汛地而置若弈棋洶洶為迎雞之勢至分剖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

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
生而小人與奄豎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官用事而
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士
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
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
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
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
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是明示不臣也吏部候考宗室
朱統鐼言宗周請移蹕鳳陽鳳陽高牆所在蓋欲以罪宗
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宜急備是
時浙撫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鬭士英聞

之而信亦震恐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具疏痛詆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疏稱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疏未下復草一疏並署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梃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疏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歃血訂盟書約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謀危聖躬已見於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於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甡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詭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趣死黨宗周先翦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追劫乘輿遷居

耳乞逮曰廣牲宗周三奸付法司明正其謀危君父之罪如牲等人裕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詰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衆朝大駭先是澤淸錄稟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邪得功亦馳奏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史可法不平以諸鎭不知入告澤淸聞之卽言疏實已出而良佐知狀可法緊議是何居心良佐黨於澤淸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議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既不爲諸葛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高宏圖言於王傳諭曰昔漢宣起於艱難魏丙合志唐肅興於靈武李郭同心今者袒分左右口構元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諸臣各宜和衷集事息競圖功庶幾君臣之

問禮全終始宗周不得已受命方宗周之在丹陽僧舍也澤清輩遣刺客數輩迹之見其正容危坐不忍加害以七月十八日入朝仍居蕭寺給事中陳子龍疏言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今入國門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諭大臣和衷恐憲臣戇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陛下誰與共濟天下哉攷曰此疏見南略疏入不省攷曰明史稾三王傳繹史福王紀署戊截澤清疏訐於六月誤也按三王傳載七月十三日戊戌馬士英乞休不允朝宗周疏劾士英時事久繹史本傳云宗周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則澤清疏訐亦七月時事蓋宗周劾士英而後士英乞休士英乞休而後澤清訐宗周王論斥之而後宗周入朝也

徐鼒曰先書士英乞休而繼以澤清疏訐何見小人之表

裹爲奸也自來廷臣假藩鎮之力以除異已卽其事出於正亦未有不覆國者況以無道行之乎內外交通紀綱掃裂士英澤清胡足責吾獨惜宗周之好直而被也

明追削溫體仁諡尋復之

禮部尚書顧錫疇請追賜文震孟等諸臣諡而削體仁諡以正爽誅大義從之未幾御史張孫振劾錫疇險邪命錫疇致仕去議加舊

徐鼐曰尋復之何傷辱王之播弄於小人也

明予福府內臣蔭襲

蔭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弟姪谷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衞指揮使兵科陳子龍因上請愼名器疏謂陛下

間關南返從官幾何衛士奄尹寂寥無幾今大位既登求者何衆不過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爵賞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為嫌朱紫盈門貂蟬滿座尤關國典願陛下慎持之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不聽

庚子明擢開封推官陳潛夫為御史巡按河南攷曰南略云七月庚子日

潛夫初名朱明字元倩錢塘人崇禎丙子舉人癸未冬除開封推官輙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時大河以南五郡盡為賊據開封被河灌虛無人長吏皆寄居封邱有勸潛夫勿往者不聽會叛將陳永福縛巡按御史蘇京去潛夫

募民夫千人請於巡撫秦所式及總兵卜從善許定國共追勦莫應潛夫乃以十七年甲申正月奉周藩渡河居杞縣召旁近長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守時開封東西諸土寨攻殺無已潛夫聞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殺賊有功躬往說之致曰洪司云土寨要道一者最狡猾潛夫單騎造其營勉以忠義道一叩頭聽命投以告身爲偏裨請賊爭降附接諸書無要道一名其滑記敵抑要音同劉道一其別名敵係收五月五日方誓師而京師報陷乃縞素慟哭率洪起兵先驅至杞俘僞官僞巡撫梁啓隆聞風遁去遂渡河而北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獲牛馬輜重無算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洪起檄南陽開封諸僞官潛夫露布傳送南都朝中大喜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

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者數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官軍今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尚皆安堵誠分命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則人心思奮更須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以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於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餘萬衆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則河南五郡可復五郡既復畫河爲固南聯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衞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

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當是時開封汝甯間列寨百數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將中獨洪起志在効忠潛夫請予掛印爲將軍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杰爲巡撫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五日即馳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其杰老憊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山東河南軍務止提空名不能馭諸將他寨聞潛夫來頗有歸意是年冬十月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諸縣遣其子三傑來獻捷潛夫飲之酒爲授告身鼓吹旌旗前道出三傑喜過望謁其杰其杰故爲尊嚴厲聲詰責詆以賊三

傑大恨萌異心潛夫按行諸寨皆列旗幟鼓吹迎送其杰間過之諸寨輒閉門不出其杰恚謂潛夫實使之譖於馬士英歲終召潛夫還以凌駉代之潛夫亦道外歎歸

徐鼒曰特書何嘉之也當時多縱橫才徐孚遠何剛諸人好抵掌談兵顧疏闊不可用而潛夫所陳洞合機宜就其措拄危疆驅策羣寇蓋非殷深源之虛聲陳同甫之豪氣所可同日語矣扼於權奸不竟其用惜哉

乙巳明在籍主事郭（攷曰亦作部）獻珂敗闖賊於桃園

僞將朱朝臣兵至杜勝集舊兵部職方主事郭獻珂微服邨居召標將張茂初與戰於桃園朝臣（攷曰桃園未詳所在）

徐鼒曰功微矣特書何春秋之義以討賊為正也

上再傳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尚書大學士高
宏圖封還詔書不聽
有譽字靜輿江陰人天啓壬戌進士歷權南京戶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祇任則福王立矣內官張執中監收白
糧勒費杖斃解戶有譽疏論之收其胥役送獄執中府斂
因召對言一年經費須千餘萬今所入僅八百萬惟行裁
冗兵節冗食汰冗費自宮中始願聖明躬行節儉爲天下
先時上英銳意起大鋮而廷臣持之急思以中旨用之難
以發端以有譽人望也傳旨用爲戶部尚書宏圖謂有譽
才望堪用而中旨必不可開與吏科給事中章正宸封還
原書不許兵科陳子龍亦疏言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

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罷敎斜封覆轍可鑒萬一異
日有敎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
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有前綸立
國之始臣願陛下愼持之也亦不聽自是中旨紛然矣
臣藻曰書中旨何惜會推之法廢而倖進之門開也然則
會推之法無弊乎明季朋黨之禍激於會推我
[illegible]列聖之論曰臺諫把持最爲明季厲習黜陟之權朕自操之
諸臣不得與聞豈以會推爲殷鑒也然則何以惜之一人
獨斷守工欽承此
聖明天子之事非可論於中主也是時王政不綱敎邪在側會
推不廢則正論猶存中旨頗行則私門日進上下不交小

人道長明之所以亡也

庚戌明劉孔昭薦降賊臣錢位坤

徐鼒曰特書何勲臣而參銓部之權逆臣而汚薦賢之牘紀綱掃地至斯極矣

辛亥明釋安置鳳陽高牆前唐王聿鍵

聿鍵太祖九世孫小字長壽其先唐定王桱太祖第二十三子（攷曰南疆繹史唐王紀畧誤作二十二子玆從明史太祖諸子列傳正）封於南陽父器墍唐世子母毛氏祖端王碩熿惑於嬖妾欲立其愛子囚世子於承奉司聿鍵時年十二歲（攷曰黃宗羲行朝錄錢澄之所知錄俱云方三歲）亦從之讀書識大義處患難而意氣不挫年二十有八尚未請名世子爲其弟毒死碩熿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

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桂攷曰五字據南畧闕紀所知錄補入帝謂碩熿曰世子薨逝不明又不立其子事且露國法重無忍也碩熿懼請名立為世孫崇禎五年壬申碩熿薨聿鍵嗣位年三十一矣選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七年甲戌流寇入河南南陽當其衝城卑薄聿鍵捐千金修築知府陳俊豪攷曰行朝錄所知錄俱作陳振豪弗授工聿鍵以為言詔逮俊豪下獄已又援潞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為參將領之不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聿鍵疏言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給撫臣策使惟明詔急郡城單弱以全軍見還崇禎帝報之曰南陽番軍班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海內多故崇禎帝思廣羅賢俊召見宗人遴其才

擢之官發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爲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於是下部援祖制郡王子孫文武堪用者攷驗授職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執不可聿鍵歷引前代故事詆之援據經傳皆有本子壯尋下獄聿鍵好尊宗藩體統總督盧象昇巡南陽不朝聿鍵劾奏之又所建請多與廷臣相牴牾崇禎帝亦不之善也九年秋八月京師戒嚴聿鍵率護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以興（攷曰行朝錄作周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下旨切責會前導值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部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行聿鍵自裁不殊至鳳陽陵奄索賄不得用祖制墩鎖法以困苦之病幾殆

曾妃刲股以進始愈時有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牆見聿鍵心異之詢知吏虐狀疏請加恩罪宗置吏無狀者石應詔於法南都立大赦出高牆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人放口本南部甲乙紀聿鍵亦出禮部請復王爵不許

徐鼒曰特書何為閩中監國張本也不曰罪宗何明聿鍵之無罪也

明侯考宗室朱統𨨗疏訐大學士姜曰廣

士英大鋮必欲逐曰廣嗾朱國弼劉孔昭以誹謗先帝誣蔑忠臣李國禎為詞交章詆為黨人時議復設廠衛曰廣言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會蘇松巡撫祁彪佳上疏力

諫曰廣擬旨俞之不從賢疏爭之士英大鋮益怒朱統鑛者南昌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候考者也希士英旨疏言曰廣定策時懷異志詞連史可法張愼言呂大器等疏入高宏圖票擬究治王坐內殿召輔臣入厲聲曰統鑛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宏圖疏召可法還朝爲非是踰二日攷日南畧載統鑛前疏爲七月二十六日辛亥事後疏爲二十九日甲寅事統鑛復疏劾攷日按顧炎武聖安本紀云大鋮怨曰廣甚統鑛一疏未愜意有論德李明睿與日廣同邑相忌嗾明睿參之則睿辭乃募建安王統口再出此疏又日統鑛猶日宗生不辨菽麥者凡統口周建安王也堂堂藩王乃爲大鋮所驅無艮極矣條此是再疏非統鑛上矣然按劉士偵袁彭年不由通政司云云與建安王不合且諸書亦無另一人之說蓋炎武時遡界常熟之郊於朝事亦多得之傳聞不盡確也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鄭三俊吳甡等把持朝政以劉士楨爲通政沮遏章奏以

王重爲文選廣植私人二一令楊廷麟出劇盜於獄交聯江河大俠與水陸姦弁曰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別戴三庶從賊諸臣四納賄五翁媳請並士楨重廷麟及劉宗周陳必謙周鑣雷演祚俱置之理劉士楨抗疏訶曰廣勁骨鯁直守正不阿疏鑣何人揚波噴血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奸險之尤者豈可容於聖世禮科袁彭年曰祖制中尉必具啓親王給批齎奏若候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宜加禁戢不聽攻以時總督袁繼咸給事中熊汝霖亦有疏惟是汝霖疏中有以匿帖而逐舊臣語按匿帖是八月十一日丙寅事宗周去國是九月朔九日甲午事則汝霖上疏是九月無疑繼咸方在楚亦當是九月上疏也

徐鼒曰漢考宗室何諫而賤之之詞也諫賤也而珍字輔

冠履倒置姜非横行至斯極矣

壬子明福王詔諭羣臣

時羣臣紛爭日甚王諭曰朕遭百六之運東南阻方詭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宸綱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尚鑒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與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祖宗成憲弗尚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

明改正閣臣銜以尚書兼大學士

南都初立庶務草創以大學士兼尚書非制也王是改正以尚書兼大學士

明大學士高宏圖請召史可法入直不報宏圖乞休亦不許

攷曰繹史高宏圖傳曰士英矯旨切責因力求去

我

大淸攝政睿親王多爾袞遣使致書於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

攷曰史公答書爲九月十五日而諸書皆載此事於七月者蓋是時南北間阻七月遣使至九月而始達也東華錄載此爲六月事

攝政王聞南都立遣南來閒將韓拱薇等齎書貽可法曰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淸班曾託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

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幾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國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

績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賊稍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邪夫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瀛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申義討賊興滅繼絕之

初心至南州群彥翕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
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
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
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
維終始豈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
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
貪一身瞬息之榮而垂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
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佈腹心佇聞
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宣意可法表上其書勸王
為自強計卽自具答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
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

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係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

正言順于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淸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淸宮闕撫戢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

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倏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風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後以小人構釁致啓兵端先帝深痛

疾之旋加誅戮此殿下之所知也今之㷀心本朝之難驅除
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禍
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
倏忽奬亂賊而長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
且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
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
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
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
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
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
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兵民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

嘗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忿則貴國義問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凖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即日獎率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兔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貴國即有他命弗

敢與聞惟殿下實昭鑒之按曰史公答書原札尚存內閣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啟字蓋印曰督師輔臣之印每頁四行寫連抬頭共二十字一行刻銜云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書尾署云宏光甲申九月十五日又南畧云桐城何亮工為史公幕賓此書乃其手筆

臣竊伏讀

純廟之論曰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詞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

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爲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至淪亡也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力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詞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義也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於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爲

明太僕寺少卿萬元吉奏

天淸兵南征

元吉奏平西王吳三桂牌至濟甯稱奉

大清攝政王旨云云執政謂款使已行不以爲意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丁巳明福王親祀孔子

明命光祿寺少卿沈廷揚饋兵三桂軍廷揚疏止之不許

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爲人多智好談經濟崇禎中由國子生爲中書舍人議復海運稱旨命赴淮安專督海運事宜加光祿寺少卿南都立命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兵三百人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鬭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則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已廷臣有請由海道出師北伐者嘆曰誠使是策得行

願爲前軍已而不行命運米十萬餉三桂軍廷揚以道梗不可行祈止之不許

湖廣偏沅巡撫以楊鶚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

明加閣臣銜

史可法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高宏圖太子少師文淵閣大學士姜曰廣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馬士英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王鐸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各予廕有差

徐鼒曰是舉也或曰加翊戴新恩攷日本南都甲乙紀或曰以太后至攷日本繹史姜曰廣傳均之濫也故畧之

明以賀世壽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壬戌明復東廠降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爲浙江按察使照磨彭年公安人崇禎甲戌進士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臣主之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尚銘有罪輒斥再盛於正德邱聚谷大用相繼用事逆瑾扇虐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啓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即廠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亦嘗任廠衛緝訪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亦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即從密網之地而布奸傷之事以資

發奸之人以行始猶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賍賄萬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奥援之途愈祕而專倚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於胥吏徒隸可以迫脅其長上不可不革也疏入王責其狂悖沽名降三級調外攷曰甲乙紀載八月二十九日甲申禮科袁彭年奏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不受僞檄事豈彭年被論後又併用耶抑彭年早奏聞至二十九日始下部耶俟攷

徐鼒曰曰降某官爲某官何明不當降以嘉之也無行如彭年猶足嘉乎君子有不善而諱之則或以君子小惡爲無傷小人有善而沒之則或以小人爲善爲無益君子不懼於失足而小人無望於蓋愆無惑乎爲善者之少而爲不善者之多矣隨事見褒貶而無所假借於其間所以明

是非之公而大勸懲之義也

明起前薊督丁魁楚巡撫承德襄陽等處

魁楚河南永城人以失機遣戍崇禎戊寅納餉援例得歸

總兵劉超之叛也劫魁楚與衆紳爲疏訟寃魁楚計款之

超平敘功復職至是會推總制乃起用

徐鼒曰何以書爲闖孛張本也不備書官何削之也

獻賊陷明資陽縣知縣顧允選不屈死

允選丹陽舉人被執不屈賊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

七口俱死攷曰按綏寇紀畧賊騎兵自資陽破成都是破資陽在成都前也

徐鼒曰不屈死何歷二年而不屈是所謂從容就義者歟

不曰何闕疑也

甲子獻賊陷明成都蜀王至澍太平王至渌巡撫龍文光升巡撫前巡按劉之勃等死之

賊自重慶趨成都州縣望風瓦解蜀王謀遷於滇巡按劉之勃力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勃爭王乃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迺止之勃請王出貲募士殺賊王以祖制不典兵爲辭城中一日數驚火藥局災雷震王寢殿大雨雹王懼方出財招募三日無應之者七月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允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而王宗大姓逃去者半八月之五日賊騎兵自資陽水兵自洪雅新津瀕城下佳允出戰敗還文光見濠涸急遣郫縣王師趙嘉煒決灌縣堰水以益之初九日大雷雹

雨如注守陴者不能立賊炎攻如取重慶法西北所錦江樓崩木石飛空賊蜂擁入不踰時灌縣水至而城已陷矣王與其弟太平王至澍妃邱氏宮人素馨等投井死文光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川北參政擢右僉都御史代陳士奇巡撫四川賊已逼成都文光自順慶馳赴之城陷投浣花溪死攷曰明史云戮於濯錦橋之勃寶雞進士賊以同鄉欲用之之勃罵不屈賊縛於端禮門外攢矢射之之勃厲聲曰甯多剮一刀少殺一百姓賊磔其屍同時文臣殉難者按察副使張繼孟兵備副使陳其赤僉事張孔教升建昌兵備僉事劉士斗同知方堯相華陽知縣沈雲祚成都知縣吳繼善蜀府長史鄭安民郫縣主簿趙嘉煒教授何某等

十一人繼孟扶風進士以御史論事忤旨出為知府進副使分巡川西被執幽之大慈寺獻忠之僭號也欲用之不屈被殺妻賈氏從死其赤崇仁進士以吏能擢副使轄成都投百花潭死孔教會稽舉人不屈死子以衡匿不告其母孔氏孔知之刀斷喉死故曰明史云以衡奉母南奔孔教死匿不使知踰年孔詣以衡書室見副使周夢尹蕭鄉典蘊痛絶罵以衡曰父死二年我尚偷生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遂取刀斷喉死士斗番禺進士成都推官之勃薦升建昌兵備賊逼之勃促之行士斗曰安危死生同此耳方之勃與賊語士斗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屈獻忠命拎以上反顧之勃語如前遂鬪門被殺堯相黄岡人與之勃請餉於蜀王不應遂投王府河以拯起被執遇害於萬里橋雲祚太倉進士賊破夔州

雲旂走謁蜀王頤守禦策不見用與之勃士斗俱幽於大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雲旂躍起大罵曰我欲食賊肉豈食賊粟耶遂同遇害蘐曰蜀碧云雲旂有幼子荀蔚友人匿之山中越二十年始歸繼善亦太倉進士服闋補成都令上書於蜀王累數百言攻曰繼善書載在蜀碧其詞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碁置

隸錯數年以來踏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眞有爲敗詭失道見絕於天也直以雖富貴之貲狙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闘姚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遷不在黃腹若設重成於變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夷庚槼水陽平更多歧徑迺欲坐守門庭請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藺酋樸減獻賊逃遁只以閹兵力有餘款抱利不習今日荊襄撤其藩籬秦臘寔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顧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豈踰淅潰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加孤注故拔先弱時及叢冬長喙尤易累兆不足喻其危唇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爲殿下計宜召

境內各官諸諏謀議發帑金以賑戍卒散析粟以慰饑民出明禁以絕斷養蒼頭錙積逋以免流離溝壑募民兵以守隘結彝目以資援政教內修彝勢外振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竊爲殿下危之王不能用 城破一家三十六人同遇害或曰降賊被殺攷日繼善之死見吳偉業文集及蜀碧而顧炎武聖安本紀注毛奇齡趙少府墓誌銘謂繼善實未死他書亦有謂繼善降賊者存之以俟攷 安民不屈死攷日安民見明史張維孟傳蜀碧 嘉煒山陰人決堰遁遇賊射之投水死攷日蜀碧云嘉煒子慶與自浙走萬里求父屍不得遇偃夫告以死處爲三瀆門招魂葬焉又毛奇齡趙少府墓誌銘略同 何教授者失其名學明倫堂上大婦自縊死攷日本蜀碧 武臣之最著者劉佳允川北進士偕文光泄浣花池死同死者總兵張奏功世襲指揮馬震張卜昌羅大爵劉鎮藩阮士奇參將徐蛟鄉司僉譚李之珍或陷陣死或巷戰死攷日諸書皆云出戰者劉佳允偕明史豪則云從兵劉鎮藩出戰陣敗赴水死

之不言佳允豈佳允又名鏌潘然按給事中吳宇英工部
蜀碧則確是二人並志之以俟攷焉
主事蔡如蕙聞蜀藩殉難死順天府治中莊祖詔同弟致
仕按察司祖誥同罵賊死大理寺正王秉乾驅闔家投井
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投江死東流知縣乾日貞以
磚斃一賊死皆致仕在籍者也父子同死者二人明經趙
鴻偉及子進士昱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禧皆以賊召
不應死夫妻同死者二人內江張於廉致仕彭澤知縣也
與妻鍾氏同罵賊死安縣監生李資生宣大總督鑑之子
也與妻蕭氏並自縊死賊大搜藩宗朱氏兄弟某者投水
死妻李氏姊妹而娣姒也聯袂投江死諸生王梊之妻熊
氏罵賊死又有聞蜀藩殉難死者則郫縣舉人江騰龍不

應賊召死者則諸生劉繼皋費經世劉宏芳皆其姓名可攷者也攷曰本蜀碧是役也獻忠將盡屠蜀人僞平東將軍孫可望流涕諫曰王轉戰十年所過屠滅無尺寸之地以守非將士相從意也今出萬死爭斯土庶幾爲王成覇業耳若又屠其衆某等何用生爲請王手中劍刎頸先百姓死矣獻忠乃止士民爭門出於城闉不得出驅之至中園中園者先主練兵處也獻忠列其兵爲甬道圍民而過之壯婦少男皆入其營中父子夫婦相失散巷市搜牢一空焉攷曰明史纂曰賊將殺人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爲瑞遂停刑

徐鼒曰嘗聞明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高皇呼爲蜀秀才選名儒侍講帷購藏圖書甚富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

於內府子孫善貴自治化然皆積不用特其都為天險無復遠慮以祖宗之制不典兵不與民事故請餉弗聽請召募弗聽夫蜀自甲戌乙亥之間賊兵蹂躪者再亂之初生既無曲突徙薪之智死其將至又無臨渴掘井之謀火已燃居珠猶剖腹此與福楚諸藩頑愚一轍亦可傷矣自監司以下何以不書不可勝書則以大員冠之亦書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之例也

獻賊陷明崇慶知州王勵精死之

勵精蒲城人成都既陷州人聞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孔曰成仁數語登樓以利刃縛柱貯火藥樓下俟報賊騎渡江縱

火焚樓燬刃貫胸死所書字風雨不滅後二十餘年州人
建祠祀之祀畢壁即頹遠近歎異
獻賊陷明新津漢州
新津諸貢王源長邑人也爲賊所執與妻徐氏並不屈死
有袁氏者諸生藍燦妻也燦死於賊袁氏聞而自縊漢州
江某妻陶氏被執不辱偕其子婦張氏駡賊死又有張氏
婦者聞賊逼自紉其衣投井死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獻賊陷明彭縣什邡
賊將孫可望畧彭縣諸生祝不傳負母逃賊追及求以身
代母不許遂大駡同死劉昌祚亦諸生被執不屈死詹城
隍者失其名城隍其綽號也被執至成都大駡割其舌噀

血復罵賊寸磔死業醫徐偵端者赴水死其女子死者劉姓妻黃氏死於雷打廟趙姓妻官氏先縊死其嫩女而後自縊什邡顧姓妻賈氏焚其室偕子婦某氏縊死火中

獻賊陷明縣州

時關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崖溝賊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懼辱投水死吾輩受汚何以見姑於泉下伺縊死宇亮子裔盛受偽官妻王氏曰汝可作賊官吾不能作賊妻也亦縊死

獻賊陷明縣竹義民楊國柱戰死

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是崇禎庚辰獻賊犯縣竹獲可賢

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許臨城語其
子曰賊不滿千汝弟堅守勿以我爲念賊殺之至是城陷
國柱率士民數萬巷戰力竭罵賊死典史卜大經偕其僕
自縊死邑民黃守學以孝聞賊圍城母柳氏自縊死守學
殮畢亦縊死諸生陶修吉同妻麗氏被縛中途投崖死顧
生妻留氏抱幼女投井死文姓妻刁氏有美色賊逼之罵
愈厲支解死楊生妻蕭氏王姓妻袁氏俱拒賊死
獻賊陷明仁壽知縣劉三錫舉人賈鍾斗生員劉士愷龍朋
新戰死
三錫饒州舉人賊至誓死守每謂人曰事迫矣吾惟有不
動心三字耳鍾斗士愷朋新先後起兵拒賊城陷與三錫

俱死之士女同死者貢生顧鼎鉉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及灼妻閔氏又有莘氏女者及笄未嫁自刎死或曰三策死於十三年是時死者爲顧繩詒

明井研義民雷應奇起兵拒獻賊不克死之

應奇素負俠氣賊至曰荼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於高境關追至桑園力殺數賊死焉

徐鼒曰曰戰死曰不克死之何嘉其不徒死也在野草莽之臣無必死之義也虎狼孔迫雞犬皆驚強者走險弱者引決非必皆西山之恥周粟東海之奮秦帝也其人與事爲鄉黨所耳熟者學士聞而志之而窮簷蔀屋之駢死無可考者可勝數哉有事可紀則別白書之亦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則不殤之義也

獻賊陷明汶川〔攷曰蜀碧作汶川縣按明史四川無汶川縣汶川乃汶川之誤〕

邑歲貢高仲選偕其子女投江死

徐鼒曰自昭崇慶以下悉不日何無可攷也則以事類書之

戊辰明太后鄒氏至自河南

太后至自河南命靈璧侯湯國祚告於南郊輔臣高宏圖姜曰廣迎於郊外次日諭戶兵工三部搜括以備賞賜御用監請一應器物並宮殿陳設金玉值數十萬兩於是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倬疏請節省不聽詔命修西宮之西園為皇太后宮封太后弟鄒存義為大興伯

明起前兵部右侍郎樊一蘅總督川陝軍務

一蘅字君帶宜賓人萬歷己未進士以知縣入爲吏部郎中崇禎三年遷榆林兵備參議流賊多榆林人又久荒饑民益相挺爲盜一蘅撫創殘修戎備討斬冲在庭馬丙貴不不沾泥界遷右參政分巡關南總兵曹文詔敗叛逆賊追西安總督洪承疇介一蘅監左光先等軍連破賊又屢挫賊於漢中十二年擢僉都御史代鄭崇儉巡撫甯夏被劾罷歸十六年冬用薦起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道阻命不達至是復申前命

明起戍籍越其杰亦作傑巡撫河南兼轄潁亳二州軍務

時馬士英借危疆爲名欲起阮大鋮爲河南巡撫廷臣持

不可乃用其杰其杰貴州舉人崇禎時歷官按察司僉事以貧遣戍閒居金陵士英之妹夫也故有是命

明命吏部察才品堪用者發督撫軍前補地方官

史可法疏曰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江左偏安計也將欲立定根基養成氣力北則爲恢復神京之計西則爲澄清關陝之圖一舉而遂歸全盛耳聖明在上忠義在人君父之仇恥特深海宇之羣心競奮乘時大舉掃蕩可期所慮者兵戈擾攘之中不復有百姓耳無百姓何利於有疆土故此時擇吏不緩於擇將而救亂莫先於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人正今日之謂也前此北都未破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

何曾收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缺有炎冷兵荒破殘之區卒舉而授之庸人此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東南缺員安能復填西北之缺則銓選法窮安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夤緣故捷足蠅營眞才裹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而眞從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從宜令撫按司道及九卿科道各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一人赴臣軍前効用酌補守令缺員三年考滿平陞賞之三年外遷優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優錢一六望用示酬勸再如江北山東河南一帶有能保護鄉土爲民推服者卽係桑梓之邦亦可權宜徑用總求天恩破格假臣便宜決不敢濫用匪人自誤進取也王命

吏部察廢員及舉貢監生才品堪用願効力危疆者咨發督撫軍前以補地方缺官

> 攷日本南都甲乙紀

明中旨以張捷為吏部左侍郎吏科給事中章正宸爭之不聽

捷丹陽進士以知縣入為御史崇禎時坐事除名贖徒南都立劉澤清首薦捷馬士英繼之廷議多持不可以魏國公徐宏基薦遂內傳起故官給事中章正宸以內批非制爭之得旨前解學龍薦葉廷秀亦徑批俾何以寂無一言

> 攷日本南都甲乙紀及明季遺聞云以兵部侍郎解學龍薦內批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為都察院堂官

徐鼒曰葉廷秀之內批不爭因已張有譽之內批不嘗爭之乎總之有張捷阮大鋮之內批而姑以有譽廷秀嘗之

也陳子龍之言亟爭之則已有前例是士英所以翁衆口

夫

內子明遠禮部員外郎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下獄

鑣字仲馭號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鑣舉鄉試

第一崇禎戊辰進士官禮部主事抗疏論不當寵任內官

罷斥言官崇禎帝怒斥爲民自是知名鑣伯父尚書應秋

叔父御史維持以黨附魏閹列逆案鑣深恥之通籍後即

交東林矯矯樹名節阮大鋮之廢居金陵也鑣與諸名士

爲留都防亂揭帖逐之大鋮懼而匿身牛首山或謂大鋮

曰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之黨又以詬公者媚鑣

於是大鋮怨鑣刺骨鑣從弟鍾與鑣以才相忌各招致門

徒立門戶兩家弟子遇於途不交一揖鍾既降賊鍾門人
徐時霖等益被以惡名南都之議立君也呂大器姜曰廣
主潞王鍾與雷縯祚往來遊說故馬阮欲以此致二人於
死縯祚字介公太湖人也崇禎庚午舉於鄉崇禎帝思破
格用人命舉貢悉就銓用凡二百六十三人時號庚辰特
用縯祚得刑部主事踰年擢武德兵備僉事劾督師范志
完縱兵淫掠折餉行賄召入朝與志完面質於中左門縯
祚因言周延儒招權及其幕客董廷獻通賄狀延儒由是
被放志完誅而令縯祚回任縯祚初覬得總憲故極意攻
擊及是頗沮丧廷臣遂以是忌之縯祚曰廣之門人也士
英欲逐曰廣乃令朱統鑛訐劾之而指縯祚為曰廣私人

黨士英亦劾周鍾從逆章連及鑣於是鑣與纘祚及鍾等俱逮治鑣之叔父雍持與鑣弟前蕭山知縣銓奏言家門不幸鑣鍾兄弟成隙鑣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書偽撰勸進表下江南衆以誣鍾且鑣於陛下登極首倡異謀是鍾罪止一身鑣實罪在社稷也獄急鑣屬御史陳丹衷致書繇求解於士英爲邏者所獲丹衷坐謫御史羅萬爵上疏痛詆鑣且徧詆東林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懩因言斬百大悲不如斬周鑣雷縯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眞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旨稱皇子明日旨稱皇后希踵王郎故智實由二人議訕新政造謗宮闈故訛言繁興若不立斬二人恐魚腹藏書狐鳴叢野乘間竊發阮大

鋮亦曰陛下龍飛之初可爲寒心曰廣尚不敢爲賈充而瀕祚公然欲爲成濟宜立正西市會左兵犯闕檄中有摘阮鋮瀕祚語士英大鋮益怒謂二人實召左兵趣賜自盡乃各作家書又互書先帝遺臣於腹投繯死遺命勿葬如伍子胥抉目事置棺雨花臺側未浹月而南都破矣

徐鼒曰特書何傷之也鋮矯矯樹名節而兄弟相殘賊瀕祚襲以攻訐獲光寵皆未爲聞道者矣何傷乎爾是時馬阮欲以黨禍殺清流校尉四川詹賴一空馴致老成掛冠晉陽興甲倉皇流馬荆棘銅駝人之云亡邦國殄矣同時逮者有周鍾項煜光時亨武愫何以不書誅夫當誅常刑也攷曰澤史云司寇高公倬讞鍾至閣新竹苑對衆笞之鞭十輔於市南畧云鍾殺吳大中當觸刑罰衆曰我戕

天下遂太平平時年四十四又載徃云項羽出獄走慈谿慈谿素張之沉謝河

明贈吳三桂父勷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

劉澤清請褒封吳勷使三桂銜恩劉孔昭奏三桂父子効忠宜加殊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故國而奸黨故欲崇之

徐鼒曰特書何譏譏也

明命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

從高宏圖何應瑞請也

庚辰明選淑女及內官

先是八月下巳給事中陳子龍奏言中使四出搜採有女之家黃紙帖額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殊非法紀又收

選內員慮市井無賴自宮希進先劃若瑾若賢皆壯而自宮者也御史朱國昌亦言歷選宮嬪必巡司州縣開報今未見官示棍徒擅入人家乃命禁訛傳棍徒詐騙二十五日庚辰忽傳皇太后懿旨遴選中宮尋命選淑女於杭州內官田成李國輔分路廣選隱匿者鄰人連坐民間大擾晝夜嫁娶貧富良賤妍媸老少俱參錯合城若狂致日往浙內臣田成野史亦云田壯國

明賜北都死節諸臣謚立旌忠廟

正祀文臣二十人范景文贈太傅謚文貞倪元璐贈太保謚文正李邦華贈太保謚忠文王家彥贈太子少保謚忠端孟兆祥贈刑部尚書謚忠貞施邦曜贈左都御史謚忠

介凌義渠贈刑部尚書謚忠清吳麟徵贈兵部右侍郎謚忠節周鳳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節馬世奇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劉理順贈詹事謚文正汪偉贈少詹事謚文烈申佳允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吳甘來贈太常寺卿謚忠節陳良謨贈太僕寺少卿謚恭愍陳純德贈太僕寺少卿謚恭節王章贈大理寺卿謚忠烈許直贈太僕寺卿謚忠節成德贈大理寺卿謚忠毅金鉉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兆祥子孟章明贈河南道監察御史謚節愍勳戚則張慶臻謚忠武鞏永固謚貞愍劉文炳謚忠壯劉文燿謚忠果內臣則王承恩謚忠愍疆臣則衛景瑗贈兵部尚書謚忠毅朱之馮贈右都御史謚忠壯周遇吉贈太保謚忠武其

諸臣家之殉難婦女建坊旌表生員許琰贈翰林院五經博士按曰許琰字玉仲吳縣諸生聞北都陷祭告先祠毀家募士誓殺賊五月五日友出蒲酒觴之琰擲於池拂衣竟去與諸生哭臨文廟御史某者鼓吹叫嚴吉服入琰突前譏其帶吒責之御史懈謝罪去投綬者再以救不死出投胥門江適路王洎舟江干遣人馳救召問故泣對曰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吾非惡生也將以愧今之食其祿而不能死其難者王大義之適友人至強拔之歸家人固守之伺間不得死轉良號絕粒月餘死鄉人私諡曰潛忠先生會弔者數千人至是進士王曰俞以褒贈請贈翰林院五經博士從祀旌忠祠詳南略布衣湯文瓊贈中書舍人立廟於雞鳴山賜額旌忠其不當從祀而濫與者勳戚則李國楨朱純臣以下十六人內臣則李鳳翔王之心以下六人皆黜臣內璫之私人也其姓名無足詳焉

明改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總督川廣雲貴軍務賜

倚方劍便宜行事

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歷癸巳進士歷官大學士甲申三月前事詳紀傳時以張獻忠殘破四川故有是命

癸未明封總兵鄭芝龍爲南安伯

芝龍字飛皇或曰亦作黃小字一官福建南安縣石井人也世爲府掾七歲戲拋石中知府蔡善繼冠擒訊之奇其貌而釋之長有膂力蕩逸不喜讀附海舶至日本有倭婦翁氏悅一官遂聘焉卽延平王成功母也海澄人顏思齊者亡命日本與其黨二十八人出沒臺灣金廈之間思齊死衆禱諸天擲碗得聖筊而碗不破者立爲主帥一官三擲而碗不破遂以爲主改名芝龍天啓六年三月犯金門厦門

四月犯廣東之靖海甲子地方當事者以蔡善繼有撫石
不責之恩擢為泉州巡海道芝龍詣泉州降而巡撫朱欽
相第令繳船隻軍器候安插芝虎說龍曰此欲散我黨羽
耳乃揚帆去崇禎元年犯閩之銅山敗都司洪先春犯金
門獲游擊盧毓英芝龍縱之還且曰朝廷苟一爵相加東
南可高枕矣都督俞咨皋大猷之子也檄千戶馬勝百戶
楊世爵勦之鎮海衛敗死乃大調兵船會勦或議避之粵
東芝龍曰咨皋膏粱紈袴徒讀父書何足懼哉大破之浯
嶼咨皋遁入廈門給事中顏繼祖糾之咨皋褫職於是芝
龍縱橫沿海當事者莫敢問焉秋七月巡撫熊文燦從泉
州知府王猷之請遣盧毓英招之芝龍降重賂當道搢紳

惟少詹林釬不見其使反其牘背署之曰人有向善之心而不與人爲善者非也與人爲善而又因以爲利者亦非也遂以義士鄭芝龍收鄭一官巡海委爲海防游擊攷曰詳江東旭臺灣外紀又南畧載鄭芝龍小傳云芝龍年十八以戲父妾事覺逃之洋舶芝龍固姣好羣商悅之與俱日就島主宴飲歌舞島主有新寡女悅之卻延平王成功母也逾年附商船歸中途爲海盜所劫盜艷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芝龍之主患瘧疾九主爲之宰牲療祭芝龍泣求其主乞祭後會飲爲放一洋衆諸之劫四艘直數十萬於是芝龍之當逾十寨矣其主死芝龍遂主其寨始通家耗留蘇杭兩京珍玩與販琉球朝鮮眞臘占城諸國掠潮惠廣福汀漳台紹之間南畧謂芝龍族姪埔翁某所述宜可憑若然謂芝龍爲漳州府人已屬大謬又其閩情事多影響不逮臺灣外記之詳慎遠矣積官至都督同知劉香老之亂按察使曾櫻以百口保芝龍芝龍感激八年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香老於四尾遠洋香老勢蹙自焚溺死攷曰南畧云芝龍幼習海情海

途多故盟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船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自築城於安平海可泊艦逕達海其守城兵餉不取於官凡賊逆人海者概付芝龍取之如寄芝龍既平香老遂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有同官陳謙者嘗與芝龍盟於廣州南都立謙陳追勦三策部議謂其切時務且與閩帥交善命齎勅書金帛獎諭芝龍調其兵六千人入衛歸鄭鴻逵統領比啓勅書乃誤書南安爲安南芝龍愕然謙曰安南則兼兩廣若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勞而易詔芝龍大喜厚賂而別未復命而南都附鴻逵芝龍弟也時充總兵官次芝豹及豹子彩按日諸書謂只彩爲鴻逵子今以事叢之爲不然也故云豹子以存疑並爲水師副將又有芝虎者勇絕三軍以征劉香老歿於海

保鼎曰特書何爲閩事張本也閩之亡由芝龍降也芝龍

之降由陳諫死也故摭其始事以列於篇

明命停文武官薦舉禁非言官而上疏者

明華楚撫王揚基任聽勘

尋命揚基與李乾德各帶罪往王應熊軍前理餉

明中旨以阮大鋮為兵部添註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劉

宗周疏諫不聽

大鋮雖召對月餘而廷臣爭之急故起用之旨不遽下安

遠侯柳祚昌與大鋮相比薦大鋮知兵乃命添註兵部右

侍郎禁朝臣不得把持阻諫劉宗周疏言當年爭吏垣致

魏大中死於詔獄實大鋮主使祖宗故事大僚必廷推迺

者中旨屢降司農之後繼以少宰而大鋮又為司馬其釁

救糾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鋮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
命王不聽尋命大鋮兼僉都御史巡視江防大鋮亦具疏
曰天下事全被黨人斷送今再不堪斷送矣根基初安寇
敵交訌凡我臣工請問寇如何剿敵如何款兵如何招如
何糧餉如何足如何遲藩鎮如何聯屬眾如何撫安君
上之封疆與自己之性命全然置之高閣惟從事於搆鬬
之場不亦大夢不醒之甚耶先帝神明英斷原非喪邦之
主而諸臣必欲結黨以朦之蔽不使知謀不見成欲用者
必不得用欲去者必不令去諸臣之黨羽既成而高皇帝
百戰之乾坤先帝一家之性命已破壞削盡矣把持誤國
之臣究亦不免縊者縊拷者拷斃者斃其喪心從賊狼狽

逃回者天誅不漏名臭身骈回頭猛想其當初苦結黨以孤主勢者自已亦何便饒利益之有哉疏槩不具錄其巧詆文過如此

徐鼒曰雲間夏氏續幸存錄曰大鋮督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叱爲梨園裝束嗟乎杖鉞麾旄之任卽倡優排演之場國之不亡安可得哉大鋮疏何以錄也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惡其言之足聽也其所言乃其所自狀夫

我

大清兵擊敗闖賊兵於府谷

是月自成僞總兵李過自新安糾賊三萬犯府谷遇大同

大兵擊之殲殪過半李過中創竄歸綏德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七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沖鶚
蕭州謝定甫宗晉 參校
同里受業汪達刊